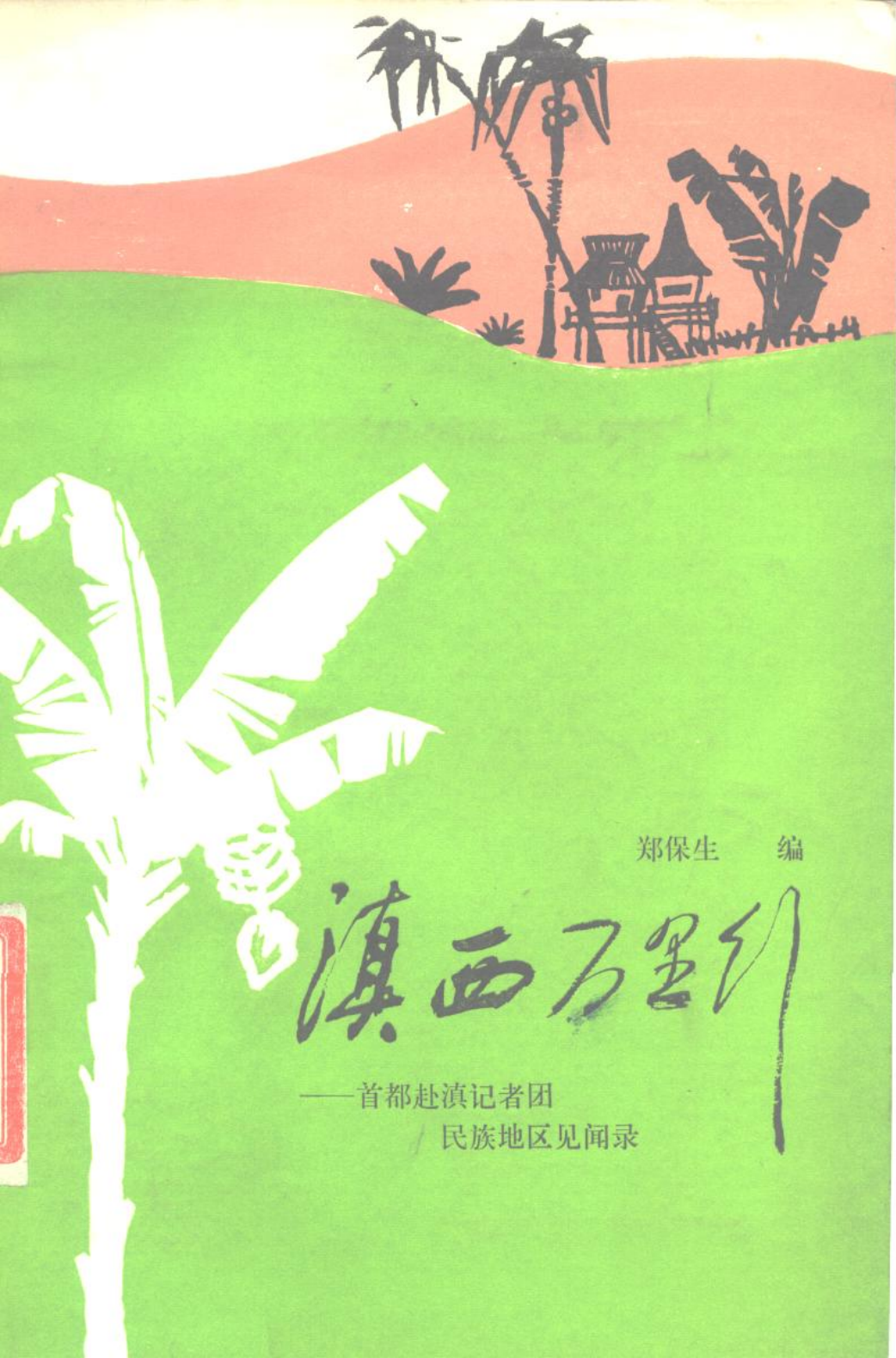




郑保生 编

滇西万里行

——首都赴滇记者团
民族地区见闻录

滇西万里行

首都赴滇记者团民族地区见闻录

郑保生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6841

民族出版社

1008841

责任编辑 礼 露
封面设计 冯彝诤
摄 影 惠 军 等

滇西万里行

——首都赴滇记者团民族地区见闻录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1/4 字数：100千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定价：0.50元

书号：10049·16

序

《滇西万里行》是首都记者采访团在云南西部的见闻录。它以通讯、散文、游记、杂感、图片等多种形式，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滇西少数民族地区三十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描绘了那里如画的美丽山川、田园秀色，记录了各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它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开阔眼界，了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无疑是有帮助的。

首都记者赴民族地区采访团，是为适应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需要，由新闻宣传单位倡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采访团”这种形式为首都各新闻宣传单位的记者深入边疆、民族地区采访提供了机会。一九八三年四月，记者采访团前往云南西部民族地区。他们走访了城镇，走访了农村，深入到了工厂、农场，又去了边防哨卡，走乡串寨，行程万余里。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地各族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记者同志们不辞辛劳，昼夜奔波，广泛接触，有的甚至住到群众家里，与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写出了许多很好的文章，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图片，为

民族宣传工作做出了成绩，做出了贡献。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如果新闻宣传单位能有更多的记者深入边疆、民族地区采访，了解和熟悉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及时广泛地向国内外介绍边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宣传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精神，那么，对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都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任 英

1985年6月

目 录

序.....	任 英
灼灼山花烂欲燃(代前言).....	舒 展(1)
大理无处不飞花.....	郭敏功(4)
石中“山”.....	惠 军(9)
洱海游.....	舒 展(15)
洱海边的玉珠.....	惠 军(19)
白族烤茶香.....	郭敏功(24)
别致的白族民居建筑.....	李春生(28)
笑歌声声满白家.....	舒 展(31)
甜蜜之乡.....	郭敏功(33)
德昂之家重孝道.....	惠 军(37)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舒 展(39)
芒市的见证.....	齐卉之(41)
芒市奇观——树包塔.....	彭建群(44)
景颇山上的文明使者.....	郑保生(46)
在景颇山寨.....	彭建群(52)
沧源“野人”寻梦记.....	郭敏功(61)
与佤族头人一席谈	
——访佤族头人保洪忠.....	彭建群(67)
欢乐的阿勇寨.....	郭敏功(73)
“黎明之城”.....	郭敏功(77)

浸满深情的相册·····	惠 军 (81)
神妙的“摩雅傣”·····	惠 军 (88)
飞吧，版纳的小原鸡	
——访傣族工人女作者帕罕·····	齐卉之 (90)
竹叶青青·····	戴北华 (95)
大勐龙见闻·····	惠 军 (99)
喜看胶林北移·····	宋名玉 (105)
情满竹楼·····	郭敏功 (108)
傣家风情美·····	舒 展 (112)
昔日鬼寨因 如今摩雅傣	
——记傣族医生刀素珍·····	陈 敏 (114)
基诺山在飞跃·····	郭敏功 (119)
春到南疆·····	华菊仙 (125)

灼灼山花烂欲燃

——《滇西万里行》代前言

舒 展

“没到过云南的人，向往云南；到过云南的人，想念云南；在云南生息、劳动、工作的人，是令人羡慕的！”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们首都新闻界赴云南采访的好几位同行，都向我谈起这一共同感觉。因为春光似乎偏爱云南，春的气息不仅弥漫于云南的山水之间，而且荡漾于云南许许多多少数民族同胞的脸上和心头，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给他们带来的好日子，那才是这个山青水秀的多民族省永驻的春光。

傣族的民歌这样唱道：

“在我们明镜般的坝子上，
有一个漂亮的“小卜哨”（傣语：少女），
她一生只笑那么一次——
不是姑娘不笑呀，
是她心爱的人没有来呵！”

现在，我们不论是在芒市、瑞丽还是西双版纳，看到漂亮的“小卜哨”的象鲜花绽开的笑脸，多得不可胜数。她们再也不是一生只为心爱的人笑一次，而是天天有笑声，处处有歌声。

“景颇人能种上坝子的好田，
金黄的谷子呀背不完。
脱掉旧衣裳，

换上新衣衫，
小伙子的长刀更亮了，
小姑娘的统裙更好看。
幸福的生活呵，
象泉水淌也淌不完，
又象那绕不完的线团团……”

在攸乐山，基诺族的同胞这样唱着与汉族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象耳果，
从根到梢越结越多，
一起播种，
共同劳作，
拔节的谷杆象龙竹一样粗，
灌浆的谷穗用两手也难托，
我们的粮食象小黑江一样满，
我们的喜悦象澜沧江水一样多……”

可惜行色匆匆，不能采撷更多的这些民族山花。好在，同行旅伴们在勤奋的采访中，以游记、通讯的形式，多侧面多层次地把我们的见闻记录下来。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云南这个多民族省西部、南部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还可以进而体察到三中全会之后灼灼山花烂欲燃的盛况。

承国家民委的美意，把我们首都新闻界的几个单位的记者组织在一起，云南省民委更是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各种方便条件。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我们采访团的“大篷车”从昆明出发西行，沿澜沧江向南，到芒市（三台山）、瑞丽，复又折回到大理赶“三月街”；再经临沧过“五·一”节抵沧源佤族自治县；又续行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达西双版纳；后经基诺族聚居的攸乐山的原始森林到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园所在地的梭罗江畔，回到昆明已经是五月十七日。时间一个月，行程一万二千

里。兴奋、奔忙、疲劳，下车分头采访，既有协同又有竞争；上车打磕睡、谈笑、唱歌，互助相处得象一个游牧民族那样和谐。真是一路美景一路歌，满车温馨满车乐。

一个月当中，我们有一半时间在车上途中，况且一见美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就叫停车录相，这样大家都乐意的耽误，使一些文学记者留下了许多首律诗、自由诗、楹联等副产品。最后连司机也同我们相处得亲如兄弟难分难舍。在半个月飞车观花的采访中，能留下这本小册子，怎能不由衷地感谢国家民委、云南民委和数百位接待我们采访的热情好客的兄弟民族同胞！

在云南流传着这样的话：“到云南没到西双版纳，等于没到云南；到西双版纳没到橄榄坝，等于没到西双版纳。”经过一个月的滇西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了解中国民族大家庭的融融春光，要感受中国山川的姿色，不到云南，终归是一大遗憾吧。

最后，我和此行的同伴们，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专家和新闻界同行不吝赐教。

1985年3月

郭 敏 功

大理无处不飞花

花山花哟花山花，
山川平坝开满花；
红花绿花金银花，
笑迎四化春。

——白族新民歌

每个民族都爱花，白族更爱花。

我们是在“三月街”时去大理的。一步入古色古香的大理城，就闻到了一阵馥郁的花香。打扮得花团锦簇的街边上，矗立着一座“花山”。花山，是白族人民在喜庆节日里用花枝和盆栽花木加以造型，摆搭在街边的花卉展览。来大理前，我就听说“风、花、雪、月”是这里的四绝，尤以花颇负盛名。自古以来，大理花就成了墨客骚人讴歌的对象。明代学者杨升庵游大理后说这里“香风满道，芳气袭人。余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久卧而起作”。如今几百年过去了，大理的花香更加浓郁醉人了。

白族的花山，在造型上具有民族建筑的风格。有的花山象苍山十九峰，有的似高耸的三塔，有的宛若蝴蝶泉，真是维妙维肖。有的用鲜花垒成“花天下”、“山茶——大理花王”、“四时花”等字样。各色鲜花汇集在这里争芳斗妍，竞放异彩。我一眼就认出了那紫色的杜鹃花，雪白的水仙花，红红的月季花，金黄的牡丹花，……然而更多的是我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卉。旁边一

位中年人，指点着花向我介绍，那淡青色的是叶上花，深紫色的是龙胆花，紫红的叫地丁花，还有一种颜色艳丽的花儿，则叫太阳花，因它在太阳出来才开花。这里的杜鹃花千姿百态，颜色繁多。有一种黄色杜鹃，是名贵品种。那象绣球似的马缨花，据说以前只开在山野，直到一九七七年才第一次被成功地移栽成盆花。

“怎么没有看见有名的大理茶花呢？”

我问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干部李荣。

“茶花冬末初春开，已经谢了。要是你们早几天来赶朝花会，就会看见这十里长街，尽是茶花。”

原来，大理的花，以耐寒的茶花开得最早。当北国的草木还在酣睡，早临苍山洱海的春风便催开了这里的山茶花。山茶，是白族人民最爱的花木，几乎家家都有种植。假如说梅花是汉族的民族花，那么山茶就称得上是白族的民族花了。为了表示对茶花深沉的爱恋，白族人民还为茶花举定了一个美好的节日——朝花会。花朝、花会的节日在我国许多地方也有，但多半是把它作为纪念百花的生日。然而在这里，朝花会却是专为那里的花王——茶花而设。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便是百花沐浴春风，拜谒山茶的日子。到了这天，家家户户都要把自己的盆栽花木搬到门口，将座座花山摆搭在古朴的街道两旁。古城大理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这时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万人空巷地来赶花街。那遍街漫道的茶花，无异于是“没有围墙”的展览会。在这花会上，人们会惊叹苍山洱海的茶花是如此繁多，如紫袍、菊瓣、小银红、大玛瑙、早桃红、狮子头、松子壳、牡丹茶、童子面、恨天高、厚叶蝶翅……，足有百种左右。难怪有人说“云南茶花甲天下，大理茶花甲云南”！

一路观花一路行，在大理街上我们观赏了好几座花山。我徜徉在繁花似锦的花海里，流连忘返。

“这是人造的花山，大理真正的花山不在这里。要是你们去看真正的花山，那才美呢。”一个看花的老者在旁对我说。

“真正的花山在哪里？”

“苍山上的花甸坝。”老人用手指着苍山的方向说。

花甸坝是苍山上海拔二千九百米的一块苍翠千重，奇花浓郁的盆地。它座落在苍山十九峰中最北头的云弄，沧浪两峰之后。那里遍山是花，马缨花、白豆花、杜鹃花、山茶花、金银花、龙胆花、叶上花等等迎风怒放，连绵几十里，真是大自然造就的百花园。在离花甸坝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清清的溪流，叫万花溪。它是苍山十八溪中从北数过来的第二溪。老人告诉我，由于苍洱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土质肥美，无霜期长达三百一十天，最宜于花木生长，所以才有这花的世界。

勤劳智慧的白族人民没有辜负大自然的这番美意。他们热爱生活，当然会爱花的。“大理千百家，户户开名花”。到了大理，我们不会放过到白族人家赏花的机会。

白族人居住的房舍，多为二层楼房，但每家都有宽大的院子，可供种植四时花木，常年四季开着万紫千红的花朵。我们在大理的周城、喜洲等地，见许多白族人家的院墙上，种着高高的仙人掌。有的花叶爬过墙头，行人从花下走过，不禁赞叹：“满园春色关不住”！

我们步入一个白族人家的庭院。进大门后，就可见天井里有一个大理石花台。紫薇花、玫瑰花、海棠花、鸡冠花、月亮花、蝴蝶花……正迎风盛开。院中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无异于一个家庭花园。那吊兰、海棠、仙客来、十里香、双蝶兰、素馨兰等花卉葱笼青翠，花枝招展，好象在欢迎远方客人。白族人热情好客，尤其欢迎客人去家里观赏花木，纵谈花事，引为“知音”。主人段学增，是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人，是一名兽医。他家五口人，两个劳动力。我们坐下后，老段告诉我们，他家养了七头

猪，每年有七百元的收入，加上他的工资和其他收入，去年收入了一千六百多元。这幢漂亮的房屋，是前几年新盖的。庭院里的花草，把这新房点缀得更加美丽。

走进社员杨海清的家，一进门堂屋门上的一副对联就把我吸引住了。那对联写的是：“一门孝悌春永驻，满院谦和敬常怀”。他家的屋子前廊出厦，院中种满了奇花异草，还有苹果树、橘子树等果木。在他家屋里，我看见了桌子上摆放着收音机、电视机。屋角顶上的电视天线，象敏感的触角，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也触摸到了新生活的信息。

“这两年，我们种花越种越多了。‘文革’那阵子，种花好象犯罪似的；再说吃喝都顾不上，谁有心思种花呢。”我们在院中观赏花木时，主人颇有感触地说。

是啊，大家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和感受的。谢天谢地，那个连花都被诬为有罪的年代总算过去了。今天，人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美解放了，花也解放了！人们在花海中生活，情感得到了陶冶。昔日“斗！斗！斗！”闹得一家不睦，分成几派；如今，“满院谦和”，四时花开，春天永在。朵朵花儿开在人们心上。

然而，大理的花并不都是开在山野间、植在庭院中、种在花盆里，实际上它无处不在。我不能忘怀那天站在观礼台上欣赏“三月街”的情景。街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着民族服装的姑娘们，她们衣着鲜艳，远远望去，犹如是在人流里移动的烂漫山花。“金花！金花！”远处传来几声呼唤。我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两个扎着红头绳、穿着雪白衬衣，外穿红色小褂，腰系绣花飘带的姑娘，正在招呼她们的同伴。

“金花！”在这里我听见有好几个白族姑娘叫这个名字。难怪电影《五朵金花》里，因为几个同名的金花闹出了笑话。一位

白族朋友告诉我，他们爱花，不少白族妇女的名字也爱带上一个“花”字，比如“金花”、“银花”、“德花”、“福花”、“美花”、“瑞花”、“吉花”、“杏花”、“翠花”、“春花”、“玉花”、“盛花”、“珍花”、“香花”……。即使有些名字表面不带“花”字，但也常常暗含有“花”的意思。白族妇女，就是这样钟情于花，她们以花命名，更增人间春意。

我还不能忘怀在一家人的楼上看花的情景。那天我们在大理街上赏花时，陪同的李荣把我们带到了一家人的二楼上。一走进房中，我们就见桌上摆满了粉红色的牡丹花、红红的杜鹃花，煞是好看。待我们近前仔细看时，才发现它们是一束束人工做的绢花。是谁巧夺天工，做出这些几乎能以假乱真的花儿来呢？这时，有人把做花人请上楼来，原来是一位年过古稀七十三岁的老太太。经介绍，这位老太太是美术公司的绢花工人，前几年已经退休。这两年经济政策放宽，老太太坐不住了。她在街道上收了几名待业青年作徒弟，向他们传授做绢花的技艺。现在，她们所做的绢花供不应求，远销外地。她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向人们贡献着永不凋谢的花朵，剪裁着无边的春意。

大理无处不飞花。花象征着美好，孕育着希望。只有爱生活、爱未来、爱美的人们，才会欣赏那万紫千红未尽之意。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旧时读刘禹锡诗句，我不禁心驰神往。如今大理去来，那“令人一步千徘徊”的大理花，一直在撩拨着我的心弦，激动着我不能不道大理“看花回”的感受。

春光似海，盛世如花。我难忘苍山洱海花的天地。

惠 军

石中“山”

我有一小块生着“山”的大理石，它现在正端放在我眼前。与案头的石笔架、石笔筒、石镇尺一样，它来自云南大理的山中。它的石体是雪白雪白的，上面的石纹显现出深度不同的棕色；寥寥几道石纹却那么恰当地勾勒出两座山峰的造型，嶙峋层簇，灵妙奇秀；一座雄伟，一座险峻，好象在飘浮的云雾中，时隐时现，对峙争雄。……

望着这石中“山”，如同又看到了刚刚分别的点苍山：

那天是一个极晴朗的天。在海拔二千米左右的高原上，天格外蓝，云格外白。蓝天白云下，几十万各族群众聚集在苍山至洱海之间的坝子上，欢度白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大理三月街。

在大理，人们把上街赶集叫做“赶街”（街，当地读“该”音），或“赶街子”。“街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集市。而大理的三月街又与普通的集市不同，它原是佛教的讲经庙会，四百多年前才逐渐演化为贸易集市，并相传至今。“三月街”除了进行物资交流外，还是滇西各族人民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一个盛大的开幕典礼，又叫做“赛马会”。“赛马会”也和许多民间传统节日一样，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几年之久。也正是因为刚恢复不久，所以今年的“赛马会”就格外热闹。那天，大理赛马场人山人海，喧声鼎沸。各族骑手跃马飞腾，风驰电掣。赛马后，还有耍龙灯、跑旱船、霸王鞭、芦笙舞等等，真是热闹非凡。光是那些拿本、握笔、端照相机和摄影机的记者就不下二、三百

人。

但这里并不是最热闹的地方。最热闹的还是货场那边。登高一望，满山遍野都是货棚，除去五颜六色的彩旗和五光十色的货物外，便是黑压压的人流。万头攒动，擦肩接踵。赤膊者、穿短袖衣者有之；戴皮帽子、身披兽皮大衣者有之；说的、笑的；叫人的、应声的；高声吆喝的、讨价还价的；各民族的语言、不同地区的土语……，在这里交汇成曲。

人多，货也多。这里有古老的医药市场：蛇、蝎、穿山甲等各种草药、中药；有传统的大牲畜市场：牛、马、羊、骡等等；还有时髦的衣料和服装：毛哔叽、华达呢、尼龙衫、连衣裙等等；最新型号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录机、电视机等高档消费品为这古老的街市平添了几分异趣。

记得一位白族老爹对我说过：“你要问咱生活变没变，不如到街子上去看一看。”这话一点不假！

在这成千上万种货物中，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当地的名产——大理石工艺品。

一到大理石市场，犹如进入艺术的殿堂。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大理石工艺品：地面上摆着一米见方的大理石桌面、屏风上的大理石镶板和整套的花盆；用一块块木板搭成的临时“柜台”上，摆着小盆景、笔筒、镇尺、砚台等；树枝、电线杆之间拉起一道道绳索，上面挂着、串着各式各样的大理石首饰、小动物……，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在这大理石构成的艺术世界中，我流连忘返，竟不知该买些什么。总不能样样都买吧！踌躇间，忽记起爱人酷爱书法，不如买些文房书具，带起来也方便。于是，我走到摆着笔架、笔筒、镇尺的柜台前。各式大理石制品的颜色都很好看：“汉白玉”通体洁白，石体中遍布着闪闪发光的晶体，白得耀眼；“彩花石”以色彩丰富见长，有黑白相间的，有青灰互杂的……不仅色